

敘言

余奉諱里居。每嬰痼疾。偶檢方書。茫無涯涘。因歎前賢如坡公沈存中輩。皆明於醫理。用以濟世利物。其不效者。特格物未至耳。吳航陳脩園先生。精岐黃術。以名孝廉。宰畿輔。晚歸里中。與先大夫結真率會。余嘗撰杖侍坐。聆其談醫。洞然有見。垣一方之眼。竊謂近世業醫者。無能出其右也。今先生捐館數年矣。令嗣靈石傳其業。世咸推重焉。先生生前所刊醫書若干種。已傳海內。今復讀其金匱要略淺注。一十卷。明顯通達。如眡諸掌。雖王叔和之闡內經。不是過也。靈石又遵庭訓。爲金匱歌括六卷。取韻語之便於記誦。附以行世。猶先生志也。昔范文正公有言。不爲良相。則爲良醫。先生在官在鄉。用其術活人。歲以千百計。况著書以闡前人之旨。爲業醫者之瓠擗。其功豈淺鮮哉。靈石以序見委。余固不知醫。然竊願爲醫者講明其理。庶有以濟世利物。而勿誤人於生死之交也。是爲序。

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望後愚姪林則徐拜撰



金匱要略淺註凡例

一、金匱爲仲景治雜病之書。其深文奧義。與傷寒論同。近醫崇其名而亡。其實能發明之者絕少。然聖人之道。千古常昭。自唐宋以來。醫書汗牛充棟。庸庸者勿論。其中有可觀者。不下十餘家。雖不可謂得仲景之真傳。而間有善悟暗合者。亦有千慮一得者。散之各書。難以參考。今取各書之菁華。約爲小註。即於金匱本文中。另以小字條貫之。凡本文中所有之義。既無漏而弗詳。本文所無之義。不敢妄添蛇足。又於各節之虛字。尋繹其微妙之旨。而暢達言之所謂讀於無字處也。

一、予所刻各種。原以補前人所未備。非務博也。亦非有意求新也。而海內諸君子。許可者雖多。而畏其難。而思阻者。亦復不少。惟傷寒論淺註與此書。字字皆前賢所已言。語語爲中人所共曉。蓋二書本深。深而深之。旨反晦矣。故於淺之一字加之意焉。

一、金匱要略。趙以德、胡引年、程雲來、沈目南、喻嘉言、徐忠可、魏念庭、尤在涇輩。所著之書。盛行於海內。凡業醫者。無有不備。余卽於書中取其能發揮本文之旨者。重訂而收錄之。以爲迎機之導。至於囿於氣習處。惑於異說處。逞其臆見處。前後不相貫通處。不得不爲之改正。然改正處以素問靈樞爲主。以難經爲輔。以千金外臺等書而推廣之。以各家諸刻而互參之。必求其與仲師本章本節上下節。有闡發無滯礙者。然後註之。是則予之苦心也夫。

一、金匱要略自第一篇至第二十二篇。皆仲景原本。二十三篇以後。前賢謂爲宋人所續。註家多刪之。余向著金匱讀四卷。亦刪之。嚴朱紫之辨也。茲刻仍宋本之舊。錄其本文。不加註解而分別之。

一、原文有附方。云出千金外臺諸書。似屬後人贅入。然方引藥味。頗亦不凡。或原爲仲景所制。因述彼習用之書名。今悉如徐鎔傳本附列。但亦不加註解以分別之。

金匱要略淺註讀法

一、金匱要略。仲景治雜病之書也。與傷寒論相表裏。然學者必先讀傷寒論。再讀此書。方能理會。蓋病變無常。不出六經之外。傷寒論之六經。乃百病之六經。非傷寒所獨也。金匱以傷寒論既有明文。不復再贅。讀者當隨證按定六經爲大主腦。而後認證處方。纔得其真諦。

一、論中言脉。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。又自序云。按寸不及尺。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。是遍求法。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。然論中言脉。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。是獨取寸口法。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。然仲景一部書。全是活潑天機。凡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。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。與關尺並舉者。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。然心營肺衛。應於兩寸。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。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。未始不可也。且足太谿穴屬腎。足趺陽穴屬胃。仲景用少陰趺陽字眼。猶云腎氣胃氣少陰。診之於尺部。趺陽診之於關部。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。亦未始不可也。然而仲景不言關尺。止言少陰趺陽。何也。蓋兩寸主乎上焦。營衛之所司。不能偏輕偏重。故可以概言寸口也。兩關主乎中焦。而脾胃之所司。左統於右。若剔出右關二字。執着又不該括。不如止言趺陽之爲得也。兩尺主乎下焦。兩腎之所司。右統於左。若剔出左尺二字。執着又不該括。不如止言少陰之爲得也。至於人迎穴在結喉。爲足陽明之動脈。診於右關。更不待言矣。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。醒出論中大眼目。學者遵

古而不泥於古。然後可以讀活潑淺之仲景書。

一、金匱所載之證。人以爲不全。而不知其無微弗到。何也。人人所共知者。不必言也。所言者。大抵皆以訛傳訛之證。中工所能治者。不必論也。所論者。無一非起死回生之術。書之所以名爲要略者。蓋以握要之韜略在此也。謂爲不全。將何異乎坐井觀之也。

一、讀金匱書。讀其正面。必須想到反面。以及對面旁面。尋其來頭爲上面。究其歸根爲底面。一字一句。不使順口念去。一回讀。方得個一番新見解。愈讀愈妙。讀周易及熟於宋儒說理各書者。更易發明。余治舉子業。凡遇理致題。得邀逾分許可者。半由得力於此。

一、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爲病。金匱惟以風寒括之者。蓋風本陽邪。寒本陰邪。病總不離陰陽二氣。故舉此二邪爲主。而觸類引而伸之。而推究其表裏陰陽虛實標本常變之道。如羅經既定子午。而凡各向之正鍼兼鍼。一目了然。

一、金匱合數證爲一篇。當知其妙。如瘡溼渴合爲一篇者。皆爲太陽病。百合狐惑陰陽毒合爲一篇者。皆爲奇恆病。中風與歷節合爲一篇者。皆言風邪之變病。血痺虛勞合爲一篇者。皆言氣血之虛病。惟欬嗽證。一與肺痿肺癰上氣合篇。多係燥火之病。一與痰飲合篇。多係寒飲之病。二欬流同而源則異。寒疝與腹滿宿食合爲一篇。皆爲腹中之病。狐疝與跌蹶手指臂腫轉筋蛇蟲合爲一篇。皆爲有形之病。二疝名同而實則異。其間無所因襲。而自爲一類者。不過瘧瘴等症而已。凡合篇各症。其症可以互參。

其方亦或可以互用。須知以六經鉛百病爲不易之定法。以此病例彼病爲啓悟之捷法。

一、標本之說。唐宋後醫書多混用此字眼。今則更甚。大抵以五臟爲本。六腑爲標。以臟腑病爲本。六氣病爲標。以溫方補方爲治本之法。以汗吐下清等方爲治標之法。此說一行。而醫道晦矣。須知標本中氣說。本內經。經云。少陽之上。火氣治之中。見厥陰。陽明之上。燥氣治之中。見太陰。太陽之上。寒氣治之中。見少陰。厥陰之上。風氣治之中。見少陽。少陰之上。熱氣治之中。見太陽。太陰之上。溼氣治之中。見陽明。所謂本也。言風寒熱濕 樣火爲本。本之下。中之見也。言陰陽表裏相通互爲中氣 見之下。氣之標也。言三陰三陽爲標 又云。少陽太陰從本。少陰太陽從本。從標。陽明厥陰不從標。本從乎中也。其說詳於傷寒論淺註首卷。學者當以內經爲體。以仲景書爲用。如流俗所言標本。切不可附和其說。而爲有識者笑。

金匱要略淺註目錄

卷一	腹滿寒疝宿食脉證第十.....	七
	五臟風寒積聚脉證第十一.....	八
臓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.....	一	
卷二	瘧濕暎病脉證第二.....	二
	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脉證第三.....	三
瘡病脉證第四.....	元	
中風歷節病脉證第五.....	四	
卷三	血痺虛勞證治第六.....	四
	肺痿肺癰欬嗽上氣脉證第七.....	九
奔猝氣病證治第八.....	六	
胸痺心痛短氣脉證第九.....	七	
卷四	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脉證	
	黃疸證治第十五.....	三
第十六	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證第十三.....	二八
卷五	痰飲欬嗽脉證第十二.....	九
	水氣脉證第十四.....	十四
卷六	卷七	
	第十七	
卷八	嘔吐噦下利脉證第十七.....	五

瘡癰腸癰浸淫脉證第十八 ······ 一九〇

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蛇蟲脉

證第十九 ······ 一九一

卷 九

婦人妊娠脉證第二十 ······ 一七七

婦人產後脉證第二十一 ······ 一八三

婦人雜病脉證第二十二 ······ 一九〇

附婦人陰挺論 ······ 一九一

卷 十

雜療方第二十三 ······ 一九六

禽獸蟲魚禁忌第二十四 ······ 二一一

果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······ 二二七

金匱要略淺註卷一

漢 張仲景 原文 長樂 陳念祖修園 集註

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

問曰、上工治未病。何也。師曰、病不外邪。正虛實。邪氣盛則實。正傳之未病。脾當先實脾。若春之三月。夏之六月。秋之九月。冬之十二月。四季脾王不受邪。卽勿補之。所以然者。臟病惟虛者受之。而實則不受。臟邪惟實則能傳。而虛則不傳也。中工不曉。邪實則相傳。見肝之病。不解先實之未病。脾惟治其肝。不防也。夫肝虛之病。補其本臟用酸。經云。木生酸。酸生肝。遂其曲直之性也。補助其陽。用焦熱之藥。使心旺而氣感。之猶恐不及。則用助必。助必。用苦寒之藥。養心液之不足。洩君火之有。益用甘味之藥。調之。益緩穢作甘。則用培土升木之法。其法悉備於烏梅丸之中也。若中工不解。誤以酸入肝。焦苦入心。甘入脾。三句爲剋制之治。然則肝虛正治之法。當從於何處求之。以下十二句。是述中工之誤。以爲補脾能傷腎。腎氣微弱。則水不行。水不行則心火氣盛。則傷肺。肺被傷。則金氣不行。金氣不行。則肝氣盛。則肝自愈。以此爲治肝補脾之要妙也。然則上工治虛之病。則用此酸甘焦苦之藥。按法。若治實之病。則不在治肝虛之例。可謂補益之妙。餘臟也。實者防其傳。先治其未病之臟。虛者補其虛。求本臟之體用。遵經旨而治之。則得矣。

此論五行之理。以次而傳。別中上二工之治。學者當審其虛實。而分其治法焉。

按肝陰臟論標本。挾心包之火。論表裏。含少陽之氣。故惡燥而復喜煖。治之之法。補用酸者。肝屬木。木生酸。酸生肝。補本臟之體。順曲直之性也。助用焦苦者。焦藥性溫入心。俾心氣旺而感於肝也。如木得

陽春之氣。則欣欣向榮矣。過煖則爲熱。如盛夏溽暑薰蒸。枝垂葉萎。故必佐以苦寒之藥。入心以清其火。養液以維其陽。陰長陽潛。木得遂其條達之性矣。肝苦急。與甘味以緩之。爲調肝補土之義也。以下脾能傷腎十二句。是述中工誤認尅制之說。以爲治肝補脾之要妙。故復申之曰肝虛則用此法。此字指調補助益而言。又曰實則不在用之。言實者當防其傳。不在補虛之例。此仲師虛實並舉之旨。以明正治之法也。又引經而證之曰。虛虛實實。補不足。損有餘。是其義也。漢文古奧。註家往往多誤。

男元犀按。肝與膽同居。體陰而用陽。藉膽火以爲用。故內經不從標本。而從中見。金匱功用焦苦。俱入心而亦主火爲用。其義一也。實者降其火。用其用。虛者補其火。助其用。別其用之不同也。知肝傳脾者。肝屬厥陰巽木。脾屬太陰坤土。以陰傳陰。侮其所勝之義也。本節先君小註中。突出烏梅圓一句。取厥陰全體之治。於羣書無字中會出。是文家化境也。按厥陰篇。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痞熱。饑而不欲食。食則吐衄。下之利不止。以及便血、吐膿、煩嘔、厥熱等症。立烏梅圓一方。降逆止利。順接陰陽法。破陰行陽。爲傳轉法。借以調肝實脾。以明體用之妙也。夫以體用言之。方用烏梅酸平。入肝納氣補其體。當歸苦溫。入肝養血而通經。俾氣血調而木得遂矣。人參甘寒。益脾中之陰。乾薑苦溫。補脾中之陽。令陰陽和。則脾健。而邪不能侵矣。黃連黃芩。苦寒入心降火。降炎上之火。以溫下寒。此爲用其用也。蜀椒桂枝。焦辛入心。補陽氣。散寒水。令心君旺而下交於腎。此爲助其用也。妙在細辛之辛香交通上下。領諸藥環轉周身。調氣血。通絡脉。以運其樞。附子入腎。鎮浮陽。緩水臟。以固其根。味備酸甘焦苦。性兼調補助益。

統厥陰體用而併治之。則土木無忤矣。中工不曉此理。以補土制水。縱火刑金。則是治一臟而殃及四臟。惡在肝虛之治法哉。

夫人稟五常。日在五氣之中。而實氣即風。所謂人之中。而實氣即風。所謂人也。因風氣而生長。風即氣。氣即風。所調人也。風氣雖能生萬物。亦能害萬物。如水能浮舟。亦能覆舟。若五臟得和。元真通暢。其呼吸出入間。徐疾有度。上下得宜。人即安和。否則一失其和。則爲客氣邪風。中人多死。然風有輕重。病有淺深。雖千般疚難。總計風則外因之。其呼氣出入間。徐疾有度。上下得宜。人即安和。否則一失其和。則爲客氣邪風。中人多死。病有淺深。雖不越三條。一者、中虛人。經絡受邪入臟腑。爲內所因也。二者、中實人。臟腑不受。惟外體。四肢九竅。血脉相傳。壅塞不通。爲外皮膚所中也。三者、房室金刃蟲獸所傷。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邪。是爲不內外因也。以此詳之。病由條而三都盡。若人能養慎。不令邪風干忤經絡。適中經絡。未流傳臟腑。以發汗和解之法。醫治之。則內因之病可免也。四肢纔覺重滯。卽導引吐納。鍼灸膏摩。勿令九竅閉塞。則外因之病可解也。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。房室勿令竭乏。此不內外之服食節飲食。則可免也。凡服食節飲食。是一身之空隙。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。

合皮膚臟腑內外井然不紊之文理也。

此以風氣二字。提出全書之大主腦也。上節論肝病按虛實體用之治法。爲開宗第一義。可知獨重者在此。此節卽暢發之。風氣二字宜串講。切不可泥舊註以八風六氣板之也。六氣之害人。在風尤爲觀切。但五氣有損無益。風則生長因之。內經云。風生木。木生肝。又云。神在天爲風。又云。大氣舉之。佛經以風輪主持天地。人得風氣以生。日在風中而不見風。鼻息出入。頃刻離風卽死。可知人之所以生者。風也。推而言之。木無風。則無以遂其條達之情。火無風。則無以成其堅勁。

之體。水無風則潮不上。土無風則植不蕃。書中切切以風爲訓。意者和風一布。到處皆春矣。所患者。風失其和。卽爲客氣邪風。所以特立三因救治之法。致後賢陳無擇三因方。以六淫邪氣所觸。病從外來者爲外因。五臟情志所感。病從內生者爲內因。飲食房室。跌撲金刃所傷。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。爲不內外因。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風爲主。故不以外感內傷爲內外。而以經絡臟腑爲內外也。

問曰。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。願聞其說。師曰。鼻者明堂也。明堂鼻頭色青。爲木鬱。光澤則無病。若明堂鼻頭色赤。則土。故腹中痛。又苦冷者。爲亡死。

鼻頭色微黑者。爲脾質而腎氣勝之。爲有水氣。色黃者。脾病而生飲。爲胸上有寒。色白者。經云。白爲寒。又云。血脫者色白。若非寒。卽爲亡血也。設色見微赤。而非夏月火令。而見秋月金旺之時者死。其目直視正圓。不轉者。瘧屬陰絶。陽強爲不治。又目色青爲血凝。而實五臟之精華也。其目運也。目色黃者。便難。脾病則不運也。目色鮮明者。有留飲。經云。水病人目下有瞤。面目鮮澤也。

此言醫家之望法也。通面周身。俱有色可察。仲景獨取之鼻與目者。示以簡要也。

師曰。聞聲之法。內經言之甚詳。然握其大要。亦不過上中下三者而已。病人常則語聲寂然。少陰主靜之象也。猝則喜驚呼者。聲爲呼。病在肝腎。爲驚。在骨節間病。此聞聲而知其爲下焦病也。聲雖有五藏之分。而皆振響於肺金。而轉運於心苗。心苗者舌也。今語聲喑啞而不徹者。爲心膈間病。如從室中言。是中氣之濕也。此聞聲而知其爲中焦病。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。爲頭中病。此聞聲而知其爲中焦病也。

此言醫家聞法也。大要在此。學者由此一隅而三反可矣。

師曰。聞聲辨及呼吸。微矣。然合呼吸而辨之。不如分辨其呼之若此。又若彼吸之若此。又若彼微。而此又微矣。茲先就其呼之多而不與吸並音者。徵其息。息出不順。搖肩者。爲心中實。堅息。出引胸中上氣者。爲肺氣不出。息。出時有痰沫阻遏。而降而作。張口短氣者。爲肺痿吐沫。

出。之若此。又若彼。微而又微矣。茲先就其呼之多而不與吸並音者。徵其息。息出不順。搖肩者。爲心中邪氣。堅息。

此節合下節。言聞法之最細者。先於呼吸出入之氣。而辨其病之在上在下。爲實爲虛也。徐忠可曰。

此節三者全於呼而認其病之在心肺也。然竟不言呼而曰息者。蓋出氣雖大。中無小還。不能大呼。故

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。而病之在呼者宛然。然不得但言呼也。

師曰。再言其吸。吸氣不得。而輕微急數。審其踴滿便硬。阻之於中。其病在中焦實也。當下之。令實去。即愈。若中焦實。虛者。不下之則無以泄其實。而機械息。竟虛者。下之則益以伐其根。而生氣。法爲不治。且可由中焦推之上下。虛在上焦者。心肺之陽。不能下交。於陰。心肺道近。故其吸促。虛在下焦者。肝腎之陰。不能上交。於陽。肝腎道遠。故其吸遠。促與遠皆元氣虧也。此雖與中焦實而元氣虛之不治者有間。而究虛在真元。皆爲難治。呼吸之間。周身筋脈。動搖振振者。則爲形氣不能相保。無論上中下虛實。皆不治。

上節言息。息兼呼吸而言。偏重在呼也。此節不言呼而專言吸。又於吸中而分上中下虛實之辨。徐忠

可謂爲聞法之最細。信哉。

師曰。兩手寸關尺。寸口脉動者。弦洪毛石。因其合於春夏秋王時而動。其色亦應之。假令肝王於春。其色當青。推之統名寸口。緩五脉。冬四季之。王於春。其色當青。推之。四時各隨其色。所謂春脉弦而色青。夏脉洪而色赤。秋脉毛而色白。冬脉石而色黑。四季脉緩而色黃是也。若肝王於春。其色當青而反色白。脉當弦而反浮濶。非其時色脉。皆當病。

此言醫道貴因時而察其脉色也。脉色應時爲無病。若色反時。病也。脉反時。亦病也。色反脉。脉反色。亦病也。推而言之。症與脉相合者順。相生者吉。相反者。治之無不費力也。

問曰。有時未至而氣至。有時已至而氣不至。有至而不去。有至而太過。何謂也。師曰。十一冬至之後。值甲

子日夜半爲少陽所自起。至於正月爲少陽方起而之時。少陽萬物出地而始生。天得溫和。此天氣之常也。今以未得甲子。而天氣因先溫和。此爲時未至而氣先至也。以已得甲子。而天氣猶未溫和。爲時已至而氣不至也。以已得甲子。而天大寒不解。此爲時已至而應去不去也。以已得甲子。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。此爲時已至而太過也。由此推之。冬至後值甲子日起。少陽六十日。陽明六十日。太陽六十日。太陰六十日。厥陰王各六十二日。六三十六。而歲功成。人在氣交之中。有因時而順應者。有反時而衰旺者。有卽因非時異氣而致病者。醫者可不一一而知其由來乎。

此一節論天氣而不及醫。然隨時制宜之道。在其中也。尤在涇云。上之至。謂時至。下之至。謂氣至。蓋時有常數而不移。氣無定刻而或遷也。冬至之後甲子。謂冬至後六十日也。蓋古造歷者。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。依此推之。則冬至後六十日。當復得甲子。而氣盈朔虛。每歲遞遷。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。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。正爲雨水之候爲正。雨水者。冰雪解散而爲雨水。天氣溫和之始也。云少陽起者。陽方起而出地。陽始生者。陽始盛而生物。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。竊嘗論之矣。夏至一陰生。而後有小暑大暑。冬至一陽生。而後有小寒大寒。非陰生而反熱。陽生而反寒也。天地之道。否不極則不泰。陰陽之氣。剝不極則不復。夏至六陽盡於地上。而後一陰生於地下。是陰生之時。正陽極之時也。冬至六陰盡於地上。而後一陽生於地下。是陽生之時。正陰極之時也。陽極而大熱。陰極而大寒。自然之道也。則所謂陽始生。天得溫和者。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。審矣。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。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。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。或如盛夏五六月時。則氣之有盈有縮。

爲候之或後或先。而人在氣交之中者。往往因之而病。惟至人爲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。

師曰、病人脉浮者在關前。以關前爲陽。其病在表。浮者在關後。以關後爲陰。其病在裏。故其病不在腹。而在腰。腰痛背強。膝腫不能行。然形傷不去。窮必及氣。此關後脉浮可以爲此證也。

浮脉原主表。此於浮脉中分出表裏。欲人知浮脉之變也。推之沈脉原主裏。亦可於沈脉中分出表裏。遲脉原主寒。數脉原主熱。更無不可於遲數中分出寒熱也。是亦望乎一隅而三反之。

問曰、經云、厥陽獨行。何謂也。師曰、陰陽偕行者順也。此爲有陽無陰。故稱厥陽。厥者逆也。陰陽獨行而不順之謂也。

此舉厥陽爲問答。以見陰陽之不可偏也。內經云、陰平陽祕。精神乃治。陰陽離決。精神乃絕。陰陽之道大矣哉。尤在涇云、厥陽獨行者。孤陽之氣。厥而上行。陽失陰則越。猶夫無妻則蕩也。千金方云、陰脉且解。血散不通。正陽遂厥陰不往從。此卽厥陽獨行之旨歟。

問曰、兩手寸脉乃心肺之部位。不見其浮。但見沈大而且滑。沈則爲實。謂血之實也。實與氣相搏。血氣入臟即死。入腑即愈。此名爲卒厥。以臟腑分生死。何謂也。師曰、臟如寶藏之藏。義取深藏邪。一入而不出故。外府如之府。本司出納。實邪可入而可出。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。卽愈。

此言邪氣盛則實之生死也。尤在涇云、實謂血實。氣謂氣實。實氣相搏者。血與氣并而俱實也。五臟者。藏而不瀉。血氣入之。卒不得還。神去機息。則唇青身冷而死。六腑者。傳而不藏。血氣入之。乍滿乍瀉。氣還血行。則身和汗出而愈。經云、血之與氣。并走於上。則爲大厥。厥則暴死。氣復返則生。不返則死。是

也。

問曰：邪氣盛則實。正氣奪則虛。如脉大而滑。實邪之强有力。雖固不能當其猛矣。今卒厥。病脉不大而小。不滑而濁。盡脫去大且滑之象。因而別之曰。入臟即死。入腑即愈之說。何謂也。師曰：斯說也。大冒以出。非爲卒厥一病。凡百病入臟皆然。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。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。蓋以口屬陰。四肢屬陽。陰陽分屬臟腑。臟腑二字。隱而難測。以裏外二字該之。淺而易曉。吾特爲丁甯曰。凡病在外者可治。入裏者卽死。

此言正氣奪則虛之生死也。按此因卒厥而推言百病。脉脫二字。諸家俱誤解。

李璋西云：病在外二句。槩指諸病而言。卽上百病皆然之意。入裏者死。如��氣入腹。脚氣衝心之類。

問曰：陽病十八。何謂也。師曰：三陽之氣。主頭痛。項腰脊臂脚掣痛。六者雖兼上下。卻以其在軀殼之外。故謂之陽病。有三也。三而六之。故合爲十八病也。又問曰：陰病十八。何謂也。師曰：三陰之氣。主欬。上氣喘噦。咽腸鳴。脹滿心痛拘急。以其在軀殼之裏。故謂之陰病。病在裏有或虛或實之異。是一病而有二也。九而二之。故合爲十八病也。然三陰三陽。六氣之傳變無形也。五臟六腑。臟腑之病證有形也。臟腑受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。又各有氣分血分氣血並受之三端。六而三之。則爲十八。

臟病各有十八。合而計之。共爲九十病人。又有六視臟腑。微微有十八病。合而計之。共爲一百八病。

傷氣。久坐傷肉。久立傷骨。久行傷筋。名爲五勞。肺憂愁思慮傷心。風雨寒暑傷形。大怒恐懼不節傷志。名爲七傷。氣極血極筋筋骨極。名爲六極。婦人十二寢九痛七害。非六氣外人五傷三因共計三十六病。淫所致均不在其中。學者自當分別而論也。雖然。以上所言陰陽臟腑各證。皆就人身之清之邪居上。重濁之邪居下。從天得者。爲大邪中表。從人得者。爲小邪中裏。繫飮之邪從口入者。爲宿食也。五邪中人。以類相從。各有法度。風爲陽。而中於午。前寒爲陰。而中於暮。濕重濁輕清。傷於下。霧而傷於上。再驗之。風邪爲陽。令脉緩而

浮。寒爲陰令脉緊而急。霧爲輕傷皮腠。濕爲重流關節。宿食止傷脾胃。而不經之時。令陽內伏而不固外。病多傷經。

熱之時。令陽浮於外。而暑熱并之。汗出則筋傷。病多傷絡。類相從之理也。

此一節由陰陽臟腑五邪之分合異同。經氣時候原委。以及所當然者如彼。所以然者如此。欲學者體認於文字之外。則得矣。附錄千金婦人三十六病。以備參考。十二瘕者。謂所下之物。一如青泥。二如青血。三如紫汁。四如赤皮。五如膿瘍。六如豆汁。七如葵羹。八如凝血。九如青血似水。十如米汁。十一如月浣。十二如經度不應期也。九痛者。一陰中痛傷。二陰中淋痛。三小便卽痛。四寒冷痛。五月水來腹痛。六氣滿注痛。七汗出陰如蟲噦痛。八脇下痛。九腰痛。七害者。一害食。二害氣。三害冷。四害勞。五害房。六害娠。七害睡。五傷者。一孔痛。二中寒熱痛。三小腸急牢痛。四臟不仁。五子門不正。三因者。一月水閉塞不通。二絕產乳。三羸瘦不生肌肉。又康熙字典繫字註云。讀與馨同。吳醫唐立三云。飪爲烹調生熟之節。則繫飪句爲繫香可口過食之而停滯也。

問曰。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。何謂也。師曰。病爲醫者誤下之。續得下利清穀不止。裏證甚急而利不止。亦不身體疼痛者。表證亦不此言證有表裏之殊。治有緩急之異也。傷寒論中最詳。不必多贅。

夫病者。有痼疾。而加以平時之病。卒病。當先治其先。後治其後。當先治其卒病。後乃治其痼疾也。

前言病有表裏之不同。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。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。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。